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出版

孟和文存

(洋裝每部定價洋一元一角)
(平裝每部定價洋七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陶 孟 和

印 發行者兼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此有著作權
必究
此有著作權
必究

孟和文存卷三

教育的效力

教育與社會之間本來是互相影響的。社會及於教育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大家容易看得出的。社會上發生擾亂就妨害教育的進行。專制的政治制度之下就不許學校內設有民治性質的教科。社會注重軍國民式的訓練，自動的教育就不容易發展。諸如此類，社會影響教育之例甚多。各國教育的狀況與制度，大部分我們都可以從他的社會情形上解釋的。我們現在從事教育的人，也都知道社會的變化如何影響我們的事業，社會的情形如何支配我們的理想。社會及於教育上的影響是非常明顯不容否認的。

至於教育及於社會的影響就沒有這樣的顯而易見了。從事教育的人都承認教育有改良社會指導社會的能力，但是這個觀念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信仰。熱心教育的人用這個信仰做他的興奮劑，而一般苟安萎靡的人也不過用他做門面語，做護身符罷了。若問社會上何種弊病是由教育改良的，何種事業是由教育提倡的，恐怕有很少是可以歸功於教育的。例如社會道德的卑污，政治道德的腐敗，工商事業的停滯，國民生產能力的薄弱，衛生觀念的幼稚，那一種是教育曾經盡了矯正的責任的？那一種又是我們可以希望將來由教育矯正的？我們看了向來教育對於社會貢獻與現在教育所有的成績，不得不陷於悲觀。

但是退一步講，教育的溺職也不能只認為教育的罪過。教育不過是社會中許多勢力中的一種，而教育事業自身又為社會中各種情況所限制。俗語說『獨木難支大廈』，教育自身何嘗可以對於今日社會上，政治上，產業上一般的腐敗情形負完全的責任。一般人非難我們，指摘我們的事業，固然是應該的，就是我們自身也何嘗

滿意我們的成績（假使有成績可言）。但是在百般事業都陷於衰頹之今日，我們也不得不為教育的溺職求大家的諒解。

所謂求諒解並非為教育事業脫卸責任，不過是聲明他的責任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是有限的，不是萬能的。要求教育改良社會指導社會，必須具有三種要素：第一，必須有量的發展。教育的機關如學校，講演所，圖書館等，必須比今日所有的增加若干倍。第二，必須有質的增加。教育的效率必須比今日增高若干倍。第三，時間。教育不是速成的事業，就是效率最高的教育，自小學以至大學，也須有二十年以上的長時間，纔可以收效果。這三種是教育上必不可少的要素。有了這三種要素，教育纔可以盡他改良社會指導社會的責任。但是若在社會上一般事業都是糾紛腐敗騙人於惡的時代，即假定教育有了這三種要素，他的功效也是有限的，何況在三種要素都不備的今日呢！

現在從事教育的人只有一樣事可做：就是增進效率。他沒有方法擴充量，沒有

方法支配時間縮短時間，所以只可以求現在的教育機關增加效率。假使現存的教育果能繼續維持最高的效率，則十年廿年之後，或者可以實現我們的信仰，或者教育可以盡他的改良社會指導社會的責任。增加效率是現在教育上惟一的重要事業，也是一般從事教育者繼續從事這個事業的理由。因為教育是負一部分指導或改良社會的責任的，所以假使今日從事教育的人仍然不能或不肯努力增加教育的效率，而放棄職責，任意敷衍，他們的罪惡還要浮於跋扈的軍人，浮於瀆職的議員，浮於尸位素餐的官吏。

十二，十，十五。

評學生運動

中國近幾年來發生的變故誠然不少。變故的名目也非常好聽。假使有一位舊式歷史家把中華民國九年以來的歷史照着每次事變的名目用傳奇的體裁都寫出來——什麼革命，制憲，『苛疊達』，『洪憲帝制』，護法，復辟，第四次維護共和等等——後代讀了，覺着這九年的民國，真是多事之秋，也真是四千年的專制以後政治運動最活動的時代。但是我們活在現代的人，探聽過這許多次政變的內幕的，誰不知道九年來的紛擾都是些名不副實的舉動呢？我們把每次的舉動分析出來，都不外五種要素：

(一)官僚

(二)政客

(三)軍人

(四)外國的勢力

(五)金錢（來自官僚，政客，軍人，外國，國民。）

中國向來的政變沒有一次配稱『國民的運動』。沒有一次可以稱全社會的變動。所以歷史上極有名譽的好名稱，都讓那些官僚，政客，軍人，外國的勢力，和金錢，白白的糟蹋了！

一年以來的學生運動，可以說差強人意，給我們一線的希望。學生運動是一種新運動。上列五種的要素內，一種也不備。外國奴隸的機關報用冷嘲熱罵的口吻，說學生的舉動，是給美國做犧牲。我說學生是為世界的自由主義做犧牲，為開明的政治理想做犧牲。外國的奴隸又懂得什麼政治理想？我們不必怪他。

學生運動是上述五種要素以外的運動，所以可以稱做部分的國民運動。但是他行了一年已露出失敗的現象。悲觀的人一時又絕了一線的希望。我們有信仰的，有

理想的，以爲這不過是一樁試驗。不要怕！不要絕望！人的一生是一個大試驗，人類的一生是團體的一個大試驗。我們經過一度試驗，即增加經驗；增加經驗，即增加智慧；增加智慧；即是增進能力。我們現在所享受的物質的文明，社會的制度，科學的智識，不都是前代的人由試驗上得到傳給我們的嗎？所以我們現在也要試驗——試驗總帶着冒險的性質，所以一定要預備犧牲的——爲我們自己，爲我們後代進善物質的生活，增進科學的知識，改良社會的制度。

學生運動何時發生不能說定一個日期。前清末季的請願立憲，已經是學生的運動。辛亥起義，各處也多有學生參加。但是學生運動成了瀰漫全國的『精神喚醒』，總要算是在『新思潮』發生以後。他的誕生日就是民八年五月四日。我們歡迎他的週年紀念，要就着他一年間的經驗將他的功過批評一番。假使有過，就要快快的悔改，免得無用的試驗。假使有功，就要用那試驗的成績，積極進行，達我們改良社會增進文明的目的。

一 功的方面

(一)學生是官僚，政客，軍人，外國奴以外的人，又沒有受金錢的收買，他們純然出於愛國的熱誠，所以他們的運動可以稱為自發的社會的活動。中國政治上社會上有了這個勢力，是可喜的。假使這個勢力可以持久，可以擴充，一定會發生功效。國民受官僚，政客，軍人，外國奴的欺侮，已經不堪，現在有一班少年的知識階級出來打抱不平，豈不是國民的福音麼？

(二)學生運動雖然沒有達到終極的目的就遇見頓挫，但是有了這個運動，就好似使政府芒刺在背。英國穆勒約翰曾說過：『政府要時時刻刻被監督的。』現在的國會不是國會，監督政府只剩有學生運動，也是國民應該感謝的。總之，學生運動是民間對於政府的一種反對的，批評的，監督的表示。學生運動與去年北京的教職員運動不同。教職員因為受經濟的壓迫，發生了麵包問題，因為麵包問題遂致不信

任教育當局。教職員的運動是經濟的職業的。學生的運動是愛國的，社會的，政治的。（所謂政治的不是狹義的或政黨的意思）兩種運動不是同類，所以無從評議。但二者果能膨脹，都是社會上的有用的勢力。

二 過的方面

（一）學生團體內個體不純，所以運動的精神不免有可指摘之處。學生的第一要務是改良本體。少數的腐敗學生可以做腐敗社會的縮影。美國的 Irving King 教授說過的：「在學校內帶來帶的，就是將來在職業上營私舞弊的。在試場內見了帶來帶的而不告發的，就是將來看見營私舞弊而不肯干涉的。」（見其所著之 *Social Aspects of Education*）。這真是發揮社會與教育的關係的至理。腐敗的心理如巴結教員，逢迎校長，對弱者專制跋扈，對強者奴顏婢膝，都可以此類推。假使這一類的學生參加運動，可以使團體與運動變化性質。又少數惡劣的學生所求的不是學

間，是文憑，出身，製造名譽，——所得到的只是幾本教科書叢鈔，和文官考試須知。這一類學生的道德，學問，墮落至於如此，不全是他們自己的罪惡，也是現代社會的風俗，習慣，和制度的罪惡。主持運動，參與運動的大部分學生都不是這一類。這一類的學生絕不發起偌大的運動，從事運動的學生都是志趣純潔，以國家爲前提，所以只要於國家有益寧可犧牲一切。但是學生之中有了不良分子，也終是團體運動的障害。我希望學生運動先把這不良的分子滌除淨盡。先整飭學生團體，然後運動纔可以成功。先整飭團體，然後纔可以改良現代的社會。

(二)學生運動太重視學生自身，忘却自身以外之社會。現在中國的學生只有若干人，投身運動者又有若干人，有覺悟有理想而從事運動者又有若干人。我恐怕把各種不相干的人減而又減，只剩了一個極可憐的少數。學生運動雖然可稱做國民運動，但是仍然不與社會相聯絡。今日的學生大概出身中等階級，上等階級。他與農人，工人，商人，軍人，是完全沒有社交的關係，沒有相聯的思想。俗語說，「秀

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爲什麼不能造反呢？因爲秀才是「士」，占社會的小部分，他的生活，思想，交際，不與那國家中堅的農工商一樣，不與他們相溝通。所以他的運動終久是失敗的。學生自居爲主人翁，却忘了那在中國坐鎮幾千年的鄉下老，小工人，小商人。中國的實力不在那一部分的受了膚淺的新思潮的學生。那不揚名，不出風頭，終日勤苦耐勞的農工商的勞動者，纔是中國真正的實力。等到鄉下老一旦真全急了，政府也要束手的。所以我希望學生千萬不要忘了中國的中堅國民，要把新思潮灌輸在他們的腦裏。

(三)最末是方法。螳臂當車是一個最笨最無用的方法。荒廢學業也是不經濟的方法。現在應該應用科學方法組織學生團體，使人人按着專長的知識，都是活動的積極的分子：這就是增加團體運動的效能。團體的組織堅固，然後可以膨脹——膨脹到學生以外的團體。

上邊所說學生運動的過失是他們試驗的差錯。這個差錯可以立刻改正的。我希

望他們從速改正，從此團體可蒸蒸日上。我希望他們的運動是中國社會運動的『醉母』。我希望他們用科學的工具與國民協力達到人類共同的目的——良善的生命。

論平民教育運動

現在平民教育已經轟轟烈烈的開始了。關於平民教育所用的課本已經由名家編訂印行了。平民教育的運動也已經由熱心家的鼓吹提倡將遍布於各行省了。假使這個運動將來的進行仍繼續如最初發軔時的踴躍，假使將來進行的程序能夠有系統的推行及於全國的男女老幼，我敢說十年二十年之後，我們國裏識字者的比例一定大增加。從此我們可以一雪以前國民識字程度低下的恥辱。至少在識字程度上也可以與各文明國家相比擬。從此點看來，現在熱心創辦與從事平民教育的人們，是我們最欽佩的，最感激的。在現在政府百般事業委頓的時候，居然有熱心的男女不待政府的號令施行，由民間自動的發起這樣偉大的運動，誠然是我國教育界的大光明，使我們對於我國民的前途不容易陷於悲觀的。

對於平民教育，除了識字以外，至少有兩個重要問題，凡是從事這個運動的不可不注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人民識了字以後須如何纔可以使他們不會忘記。第二個問題，就是他們識了字以後須如何應用他們關於文字的知識。這兩個問題本來是一個。但是爲討論的方便起見，我們不妨分開來討論。

人的記憶力不是萬能的。人學過了或看過了的事物總會有忘記了的。教人認識字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使人永遠記住所認識的字大概是更不容易。

一九一一年正月間，英國泰晤士報上載有巴黎訪員的一段電報，記述法國識字者的比例。我因爲當時讀了非常注意，所以將這段電報特別剪下收存，以備參攷。這段電報的大意如下：

去年（按即一九一〇年）受徵兵試驗的二二七・〇六八人中，有五〇・八〇〇人的教育非常幼稚，須重新入軍隊學校補習。就中有七・八五九人連讀書寫字都不會。徵兵試驗的問題極簡單，不過是關係初等小學的歷

史地理與算學的問題。法國義務教育推行了三十年，而及軍役年齡（十二歲）的青年中，竟有四分之一必須重新學習十二歲兒童所習的功課。

這是一九一〇年的情形。現在過了十三年，法國的平民教育也不見有什麼進步。去年（一九二三）一個法國軍官在 *Intransigent* 上發表了一篇聾人聽聞的文章。他說：

他調查了兩個部隊裏的新募兵七百人，年齡都是二十左右，其中十分之二可以列入普通所謂曾受教育之一類，十分之五能夠稍爲讀書識字，十分之二拚字極困難，寫字筆畫不清，至其餘之十分之一則完全不識字。據說這七百人是從法國的三十一省，特別是東北最發展的省分募集來的，足可以代表各種階級，雖然大部分是從事農業的。這七百人之中大部分不知道歐戰議和條約曾在何處簽訂，極少的人知道法國的法律是

什麼人頒定的。

這兩段記事看來是可驚的。但是這種可驚的情形並不只限於法國。我記得美國一位教授在加入歐戰後告訴我說，『從徵兵上發見了多數的不識字的青年，誠然是美國最急迫最重要的大問題。』（至於比例占多少，可惜我已經忘記。大概也占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從此看來，就是在勵行義務教育的國家裏的人民，還有一部分要將他們所讀的書所學的字忘記了的。

識字的能力，大部分要靠着他的周圍的情形。在都市裏的人民，特別是在現在印刷事業發達的時候，識字是不難的。招牌，廣告，仿單，發票，新聞紙，遍處都是。各種形體的文字時時觸遇眼簾。至少『大長城』，『三砲台』等字，人人都容易學會，也容易記住了的。所以在都市裏居住的人，識字的機會多，識字的人大概也比較的多。但是有些人，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永遠沒有識字的需要，他們自己也沒有識字的趣味，他們雖然有識字的機會，却永遠不會識字的。這一類的人一定不